

循理會與我

戴紹曾

我雖然生長在開封循理會的聖經學校校園裡，但當時對循理會的印象僅是一位宣教士的真誠禱告。

抗戰勝利後，從集中營裡獲釋，全家返美時，有位循理會老姊妹抱着我說：「孩子，這多年，我一直為你禱告。」

在循理會創辦的大學和神學院讀書時，對循理會的深刻記憶是：

相當注重培養好的靈命和深度的學術基礎，並力求兩者的平衡。

然而，循理會影響我最大的却是在中華循理會的這段寶貴時光裡

(此為本文要寫的主要內容所在)。值此年議會25週年紀念日，回憶初踏入寶島參與事奉時，循理會尚為四歲的幼童。中華循理會與我淵源深遠，我與它一起長大。本文將從下例三個段落分述循理會與我的種種。

一、學習與充實時期：一九五五—一九六〇年

①子承父教——跟著老兵學習。這一段承歡父母膝下，親聆父母教誨約五、六年時間，是我最幸福的時刻，父母的耳提面命，諄諄開導，以身作則，給我的風範，使我獲益終身。

父母講台上所講，定必躬親實踐，生活舉止，言行一致，如老牧師不間斷的每天至少讀經十頁以上，老師母對人們的愛心關懷和照顧等；又如此時二老已是甲子之齡，但工作却從未懈怠。

父母親喜接待遠朋，因此，我有機會認識許多中國教會近五十年來的領袖們，或討論聖經，或聽宣教心得，或談未來福音方向和展望……這種得自不同長者的心得經驗的助益，實非學校學習所可比擬。

②語文訓練——基礎訓練求實。雖生長在中國但一直未曾正規正確的學習國語，因此，四十四年至台時，幾乎完全是從ㄅㄆㄇㄈ學習

起。父母有遠見，暫禁我立即踏進工場，並一再提醒好的語言基礎是未來有效服事的基石。石省三老先生和王瑞華老師成了我和內人最好的家庭老師。兩人道地的京片子，使我們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。

石老先生時年五十，他在西安一次日本轟炸中重生得救。當時老牧師師母探訪他時，恰逢日機臨空投彈，但他們談得熱衷、投契，以至忽略了空襲警報，緊急警報的刺耳聲音而留在戶內懇談。解除警報響後，家人慌張返歸探視，老師母笑吟吟的對他們說：「我們剛剛又生了一個兒子。」

石老先生原為鐵路局之長，也有生意頭腦，信主後，他決定終其餘年奉獻為主，直至六十三年八月廿七日安睡主懷為止，未曾片斷中止在本會的服事。

他不會講英文，因此，對我學習中文真有莫大的好處，我可以心無旁騖。

③山地宣教——開始配搭事奉。我開始的事奉在屏東霧台，爬山越嶺使我身強體壯，國語也熟練不少，同時更學習了按聖經原則建立教會。與彭枝定、羅正吉牧師的配搭，迄今無時或忘。

在山地看見的一塊日人陣亡人士紀念碑，使我感觸很深，他們能為侵略犧牲自己，我為傳福音，拯救中國人靈魂，豈不更犧牲自己？我第一次從大武到去怒，地勢陡峻，經兩小時險程後，曾為所見的石版搭建的禮拜堂，心裡激動，泣然欲泣；第一次到萬山，是住在派出所中，但第二次去時，却被接待在弟兄姊妹家中，真是見山地工作蒙主賜福。

④青年工作——深體青年重要。當時年議會尚未開始循理會整體的青年工作，我被鼓勵促成它早日實現。一九六〇年不到五年的時間，整個青年工作已由聖光畢業的本會各同工自宣教士處接辦了下來，神成全了我的心願，心裡真是興奮。未幾，就有影响本會深遠的第八屆夏令營中聖靈的大復興工作，從此循理青年工作邁進了一個新的里程。也看見了許多新的生力軍被興起。

除了籌辦一年一次的夏令會，也發起一年專研一卷聖經的運動，每年在夏令會中「會考」研讀心得。當時我勉力編了第一本手冊——馬

可福音。這個運動對本會實有重要意義的。

(5) 聖光神學院——教學相長。來台一年多後，老牧師要我開始在聖光任課，回憶往事，真佩服受教的同學們，因他們很有風度的忍受著這即無經驗，又無充分表達能力的老師。我從他們身上學的比他們從我身上學的更多。如常與朱宗信牧師出外探訪，與姚國祥牧師一起計劃青年工作，與周立道牧師在和平巷同心配搭等，在在成爲我學習事奉主的重要歷程。

一九六一至六三兩年，在耶魯大學進修，使我對中國歷史文化及文學有較深刻的認識，返台後，從此開展了我第二個在循理會事奉的階段。

二、年議會服事時期：一九六〇—一九七〇年

① 主持聖光——在聖光院長任內這些年，有四件事值得一述。

其一是我更體認中國同工參與神學教育的重要，因此，積極尋找師資人選，計劃栽培的工作；其二，聖光的課程加強了深度和廣度，也擴充了不少的範圍，如實踐課的經文、教牧協談、教育等，又如增添神學理論的基礎課程；其三是構思學制的提高，俾能更適應教會面臨的實際需要，如試辦了招收大專畢業生，由於兩部學制同時進行誠非易事，以至理想未克實現。

最後是聖光的建校問題，現在的聖光是在原地拆除改建成的。原校簡陋不堪，當時會有遷他縣市的提議，幾經禱告，大家都覺得，高雄未來的發展定無可限量，而且一定是近幾年的事並且成爲重要的都

市，因此聖光須建在高雄，它一定會成爲「戰略要地」。果然不出所

料，現在高雄成了重工業區，人口也突破百萬。這個異象相信現在已更清晰的呈現在大家的眼前，求主使用聖光，照著異象的激勵，在如此廣大的禾田裡，全力搶救失喪的靈魂。

這些年，給我幫助最多的是總務主任石老先生和秘書焦明姊妹。

焦姊妹協助院務之餘，將和平巷的週報改爲循理報，使他成爲聯繫著整個循理會「交通網」了。

② 參與年議會事奉：

擔任院長時，焦姊妹曾說了一句話：「聖光要做得好，院長勢須和循理青年取得密切的聯繫。」這句話讓我看清楚青年部青年工作的任重道遠，因此我積極參與夏令會的事奉，參加野外活動，組織山地醫療福音隊，現在有不少全時間服事的青年，是當時一起同工的。

我也協助各教會的培靈佈道工作、輪流主領培靈佈道會，與聖光校友們一起配搭傳福音，教導信徒。

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擔任會長我，我原無必要再多擔此職，然因自立自養聲中會面臨了重重困難，我只得膺命，在中國同工已稍建妥的規模，積極推動會務的進展，加強同工聯繫，穩定同工環境，因此與中國同工一起從安定中求進步，設立教會，同心建造主工。

③ 投入會外事奉：如與衛理宗的教會合辦高級神學研究班，以利同工進修；如配搭校園契學生工作所需的講台工作，實際需與學生的訓練工作。

又如一九六六年參加柏林的宣教會議後，使我有一個更明顯的異象，就是將來的福音重任將由中國人擔當。這一代的宣教方法與上一代不大相同，中國教會必須要有作爲；而教會的建立與穩固，首要在神的工人，神的工人與神學教育又是十分密切，於是一個超宗派福音神學院爲應這要求而產生（很多人也有相同的感覺）。但是中國人不出來，此中潛伏著兩大礁石，一是各宗派的不同心、不合作；二是輕視神學。真是聽說神學就搖頭，再談聯合就想走。我試着踏出步子，却发现一步步像被人推着走似的，直向前去，由不得我自主。

三、擴展的服事階段：一九七〇年迄今

這個階段是我從循理會延伸服事會外主的工場的階段，我雖不在南部服事，但目前聖光已有第一屆的畢業校友田養吾牧師接辦，校務正蒸蒸日上；最近幾年年議會也在藏登印會長的帶領下，會務正顯著的增長，教會自立，中國同工也同心合一的興旺福音。

我自己現在在華神服事，但我仍然覺得我的工作與過去無甚差異，我仍盼望能爲循理會盡上一己之心力，爲中國教會訓練工人，更盼能報答祂的知遇、使用、而爲祂至死不渝、忠心到底。